

来燕榭文存二编

黄裳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来燕榭文存二编

黄裳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1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来燕榭文存二编 / 黄裳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12

ISBN 978-7-108-03819-7

I. ①来… II. ①黄…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9450 号

责任编辑 郑 勇 卫 纯

封面设计 康 健

责任印制 卢 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15.75

字 数 180 千字

图 片 7 幅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39.80 元

目 录

京尘杂感	1
三入清华园	4
老虎尾巴	8
京尘琐录	11
一封信	18
读诗断想	20
关于《枝山先生柔情小集》	23
记忆的碎屑	30
喜汝昌九十	33
苏东坡是一堵墙	35
无题	38
写在《惊鸿集》的后面	41
《鲁迅的艺术世界》序	45
旧辑柳如是《湖上草》及《尺牋》跋	47
林黛玉的“遗产”传承	53

也说汪曾祺	56
曾祺在上海的时候	66
漫谈周作人的事	70
“涉园主人”再记	76
忆丁聪	78
谷林先生纪念	81
关于止庵	85
鲁迅·刘半农·梅兰芳	92
鲁迅的题辞	101
黄蜂刺	105
不再折腾——答朱正先生	110
还是要折腾	115
我与三联的“道义之交”	120
草根宗庙	125
论“合理使用”	133
忽然想起	137
“秘书”五种	140
忆黄河清	153
《自庄严堪善本书影》序	170
增订本《来燕榭书跋》后记	175
张佩纶的藏书	178
结一庐藏书的传承	182
《续侠义传》	186
“藏园”佚事	189

毛诗指说	196
“书目”纪异	200
《笑我贩书三编》序	205
闻高鹗被解脱有感	208
关于《琅嬛文集》	210
巴金和李林和书	212
野有遗贤	221
后 记	224

京尘杂感

最近因为私事又到南京去了一次。南京本来还是那个样子，不过人事的变化太快了，遂不免有点丁令威化鹤归来的感慨。这在我这曾经在南京做过记者的人，更是显然地会感到如此。

半年多以前，在南京住了大约有两个月的样子。因为跑新闻，常去的地方有要人的邸宅，美大使与特使的行馆。励志社中宣部一些地方，也还有中共办事处的梅园新村与民盟办事处的蓝家庄。这些地方不免全对我有一点感情，虽然感印是异样的。

譬如官方的所在，门禁森严，规矩甚大。尤其是马帅（马歇尔）的行馆，做记者的根本没有进去的资格。记得当时和谈正在紧张之中，大家对于马帅的行踪与访客的来往十分注意。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在行馆的门口窥探。一见有汽车来，即便记下号码来。这方法自然太笨，又不能常常如此，否则将被认为行迹可疑而有遭受麻烦的可能。

有一位女性的同业，每次前去总向站在马帅住宅门口的中国宪兵同志接洽，总能得到一二线索。后来渐渐弄熟了，那宪兵一见她来，即笑

脸相迎，很有些不免过分的亲热。然而为了跑新闻竟不得不牺牲点儿。

像这种地方，自然很难使我发生兴趣。

在蓝家庄，我有与梁漱溟先生谈可珍的记忆。那时正是美国货吃香的时代，街上走走，几乎每人全有一根玻璃皮带的时候，然而我却像发现奇迹似的发现了一位戴水晶眼镜，穿山东绸裤褂，着双梁布鞋的老先生，曾经使我幼稚地说好像发现了中国的文化，南京的文化过。

这些显然已经成为陈迹了。

这次重来，我只有游玩古迹的心情，没有重过“今迹”的雅兴了。梅园偏处一隅，我不曾再去看一次。蓝家庄虽然几次路过，却也未曾走进去过。我到鸡鸣寺去喝了茶。豁蒙楼开放了，这似乎倒还不失为一个好消息。

半年以前，我坐在豁蒙楼外面的大殿中的茶桌上，曾经忽发雅兴地写了这样一首诗：

胥井空遗六代祠，美人风雨泣燕支。

明珰留忆它生梦，笺擘犹传绝妙词。

玉树歌残春似水，景阳钟断梦成丝。

旧情更向何人说，惆怅城头落照时。

这自然是“无聊”的，没有什么意思。使我发“思古之幽情”的是中国有这么许多的古迹、名胜、香艳如胭脂井……却全带有血腥气，内战也好，外患也好，总之，好像中国人是天生地喜欢好勇斗狠似的。杀伐不休，没有一个“和平女神”之类的遗迹供人追忆，实在遗憾得很。

这回住在一家旅馆里，靠近秦淮，在四象桥畔。四象桥即青溪中桥，从书本上看来的故事又使我联想起那鸡鸣寺前胭脂井畔的事。原来张丽华与陈后主、孔贵嫔逃在那井中又为韩擒虎捉了起来以后，牵到青溪

中桥，给杀掉了。那位妖娆的女人，就是在这桥畔死去的。后来曾有“青溪小姑祠”奉祀她，但这祠在清朝已经没有了。在旅馆中，挑灯夜坐，又得一诗：

咽尽清波水不流，女儿十五弄箜篌。

佩环凄断三山雨，烟树空笼六代愁。

子夜梦回寒似水，碧桃心事总如秋。

年年河上花空发，寂寞无人问蒋侯。

更是无聊。

然而现在的南京除了怀怀古以外，也实在没有可做的事。鸡鸣寺下的美丽的宫殿——中央研究院——中，正住着那擂鼓三通大骂宋子文的英雄。我没有兴致再去询问他是怎样深夜草露布的情状。老虎桥上的周佛海已经免了死刑，预备著书终身以报答党国宏恩，我也懒得去致贺。

比起这些过去的与现在的“新贵”来，倒还是身蹈晋井终于捐生的张丽华值得怀念的罢！

四月十八日，上海

（原载一九四七年五月北平《雪风》半月刊第三期）

三人清华园

十几年前在中学的时候，春假旅行，由天津乘车到北平，在清华园住了一夜，第二天就上车到居庸关去了。这以后就不曾再来过。这次到北京，就又去了两次。所得的印象与十年前旧有的那一份，大不相同。如果照老式文章作法，这里就用得着“感慨系之”四个字了。不过这是不好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伤感”的表露。想换两个字，却也想不出来。其实，“感”是该有的，毛病大概出在“慨”字上，那实在太不健康了。为什么动不动就要叹气了呢？至于那“感”，这下面所说的就是。

回忆当年，以一个初中学生的身份走进这个学府里的感想是不一而足的。清华大学是“留美”的最便捷的“预备学校”，考进了清华，似乎就已经有了十分之三四考中“留美”的把握。正如费孝通先生所写的那篇《论纯技术观点》的文章所说，那时是有一个“好学生”的“志向”，到这儿来“学一手”，挣个“洋进士”的野心的。

好像当时是住在某斋里，已经不清楚了。不过总觉得这个学校的神秘，在那么大的一个花园里头，走来走去找不着路。要吃晚饭了，就到了

一个“俱乐部”，好丰盛的伙食，一顿盛饌，后来听说这不过是清华的家常便饭而已。

又像听“神话”似的听了一些“奇谈”，清华的大礼堂的地板用软木塞做成，花了十万元盖的。走进去参观时，脚步轻了，生怕踏坏了软木塞。同时也不好意思弯下腰去研究是怎样的软木塞，怎么可能那么大呢？

晚上被招待洗澡，到了体育馆，看见了游泳池，脱下衣服来锁在一个个铁柜里，自领一管钥匙，真是未之前见的洋化生活。

到了图书馆，参观了藏书库，看见那一个个绿漆小铁桌子，就在书架边上。桌上有一枝小小精致的电灯，真是羡慕极了，又油然而生了“读书”之“志”，真幻想那幸福的大学生活，吃得好，睡得好，整天躲在这书库里……看书。

记得好像还听说过书库里有一部古板的《金瓶梅》，当时自然没有敢问及。

这样，在脑子里始终留着一个“水木清华”的“海外神山”的印象。抗战中间，自己在破草棚子里度过了大学生活，自然不时还想起那软木地板来。不过情感已经很淡了。

自然，这十几年间也听了不少有关清华教授的“掌故”，让自己无条件的佩服。那似乎都是些“竹林七贤”中的人物。详细的事倒不必写了，一个总印象，这是些“超阶级”的高士，有学问、有才华、有奇异的“高行”，佩服之余，也提起了“学步”的野心。清华出了不少诗人，学人。王国维、梁任公、陈寅恪、闻一多、朱佩弦、黄晦闻（节）……黄晦闻的《蒹葭楼诗》是我最爱读的近人诗集，那一种浸透了宋诗的调子，“九一八”前后写的那些东西，真使人沉醉。“十年北客惟伤乱，双桥南街不断声。”“娇女别期方细数，故园安问更无程。”“重逢莫作蹉跎语，正为栖栖在乱离。”……都是常

常在脑子里徘徊着的诗句。

抗战中间，国仇家恨，都没有能够打消这种“感伤”的情绪；更不必说那对“超阶级”生活的向往了。在昆明，虽然看到“联大”的教员们生活惨到了那种程度，像吴辰伯先生的春联：“书归天禄阁，人在首阳山”所描写，然而总觉得，有朝一日，山河重光，他们还是“神仙中人”。

日寇投降后，三年解放战争中，我对清华的印象才渐渐地变了。

因为工作上的需要，经常和清华园的一些师友们联系，报道他们对匪帮斗争的消息，发表他们的时事论文……从通讯中，渐渐嗅得出这批假想的“神仙中人”，已经不完全和理想谐合了。神仙是不管世事的，他们却对世事特别热心。放着那么好的书库不去利用，他们却要到街上来游行……变是变了，不过那认识还不够清楚，不够深刻，总有这些人是在玩票之感。

北京解放了。清华是新的清华了。是怎样的一个新清华呢？这是我一直关心的一个问题。

两次，看了三天，实在没有能看得仔细。不巧，正在寒假开始的时候。清华园还是清华园，王静安先生衣冠冢还静静地卧在那儿，工字厅还是旧样子，就是陈旧了些。在张奚若先生座上，又看到了黄晦闻的遗墨，一副对联。这都是旧的，十年二十年，环境本来不会大变的。变了的是人。

我看了些理想中的“神仙中人”。

费孝通先生推着一部脚踏车，在园中走来走去。这位名教授，现在是清华的事实上的校务负责人之一，他忙极了，做文章得抽空几百字几百字地凑。他陪我去看了“大课委员会”的办公处，大房子里，同学、先生，一起在忙着，墙上贴着高高的统计表，写着计划程序和总结资料，几千人的大课，教员、工友、同学在一起听讲的大课，真是史无前例的。而这个大课的

任务是改造这些知识分子,使“神仙”还“俗”。

那两天正在登记下乡土改的工作。拖着长胡子的冯友兰也去了。真是热闹的大事。

清华园本身也“土改”了,“翻身了”。这自然是象征的说法,积极的有能力的教授代替了落后的,出来搞学校了。给人一种很合理而舒服的感觉。

软木塞地板的大礼堂也有了它的新的用处:上大课。

自然我也还关心那个好好的图书馆,更关心的是那么热闹的清华园,图书馆里是不是还会有人?事实上图书馆里还是满满地挤着人,我这个生客的来往,没有牵引起那些读书的男女同学们的一点注意。这跟我十几年前蹑足潜踪地走进这里的情景正相仿佛。

自然,他们在研究着的是新东西了。

可惜的是,清华的旧日的藏书几乎全没有了,一部分内迁的全炸毁了;留下的给日寇糟踏了。

那两天,清华又接下了“燃料工业部”的要求,替政府训练了一批矿冶人才。瞧这个学府的新的积极性,为人民服务的积极性。

新的政权,新的领导,把这个造就买办人才的学校一百八十度地扭转过来,成为制造新的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处所。这是奇迹,又怎能使我没有“感慨”呢。

(一九五〇年作)

老虎尾巴

在报上、杂志上看过了不少次访问“鲁迅故居”的文章，虽然不曾去，却好像已经对这个地方觉得十分稔熟了。然而始终觉得非亲自去瞻礼一下不可，从报上读访问记，始终总有些“雾里看花”之感。可惜那地方很远，在宫门口西三条，是西城的一个角落里，而我是住在东城的，总抽不出那点时间。有一天下午，已经三点钟了，正好闲下来，就从西交民巷跳上三轮车，冒着晕黄的日光下的扑面的风沙，上宫门口去。

找了很久才找到，原来这是在一条小巷子里。巷子狭得容不下两辆车同时经过，巷口就正好望见那白塔寺里的“白塔”。水磨砖墙，新洗刷得非常干净，小小的黑漆门也漆得挺亮，墙上镶了一小块青石，是郭沫若先生手书的“鲁迅故居”四个红字。

敲门而入，有一位穿制服的老人招待，签了名。他是市府派了来看管这所房子的，他对这房子很熟习，给瞻礼的人讲解着这个那个。我觉得他还应该多向鲁迅先生的朋友请教请教，应该多知道一些鲁迅在这里生活的故事，这样会给参观者更生动的印象。

这是一所小小的四合房，建筑是很单薄的。那间“老虎尾巴”的书房的木窗格，虽然加上了新的红油漆，也依然显得单薄，好像风一吹就会给吹断了似的，窗外的小院子里，有几只小鸡在啄米吃。还有一口枯井，那两棵著名的枣树却没有，那位老人也没有能够指出来。只有两株小树，一株刺梅，一株花椒树是鲁迅先生手植的，种树要种花椒，这在世俗的风雅人物（这说法并不冲突）看来是不可能的。我却觉得前期的鲁迅的生活，是生活在《楚辞》的氛围中的。《离骚》中多楚泽芳草，“楚客香兰，湘君芳杜”，这是和“花椒”并列而并无差异的。

在书室的墙上，就挂着一副小对联，“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鴂之先鸣”，上联题“豫才先生集离骚经句”，下联属“曾劬”。这又可以给《楚辞》氛围增加了说明。可知当日的豫才先生是多么喜欢这部伟大的诗作了。

曾劬姓乔，名大壮。曾经和徐旭生合译过一册波兰小说家的小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他是学法文的，可是旧学极好，字也极好，刻印尤其好。解放前不久，在苏州的一条木板桥上坠河自沉了。这也是在反动政治压迫下牺牲了的一位屈原的崇拜者。

在这个简单的书房里，安置着先生生前所用的寝具。据说床上陈列着的是和当初完全一样的。我看了这张床，真有说不出的感动，不禁想起先生一生的严肃的风格。

这是一副木板床，两条木长凳上架着薄薄的几片木板。照我的经验，这样的木板到了夏天是要用开水来浇的，因为那上面最容易生臭虫。木板上面是薄极了的一条褥子，上面是被单。床上另外放着两支枕头，还有两条被，是很粗的旧式的锦缎面薄薄的被子，整齐地叠在那儿。木板床下是一支空的网篮。

这给我的感觉是“冷”，屋主人是在过着怎样严肃而冷峭的生活，而在

这一段生活中间，他是写出了充满了多么热爱的文章，做过多少战斗！要了解《野草》，是非得了解这个作者写作的生活环境不可的。那篇《腊叶》，在灯下翻《雁门集》翻出了一张干了的腊叶以后的感觉，只有在这里才体贴得出来。这是从冰冷的石块中间迸裂出来的火花！

先生在书桌上压稿件的镇纸是一个石刻的刺猬。

院子对边的三间南屋，空落落的，里面堆积了书籍。上面有先生自书的“中一”、“中二”的纸条。书架上摆着一块从广东带回来的石刻，上面雕着“天保七年八月八日亡女翟煞鬼记”几个字，还有一块是雕着“君子”字样的汉砖。

此外就还有两张似乎尚未发表过的照片。一张是“厦大学生会欢送鲁迅先生大会摄影”，日子是“民国十六年一月四日”。还有一张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欢迎易寅村校长大会的摄影，日子是“民国十五年一月十二日”。在后一张照片上，有鲁迅先生，也有许广平先生，而在许广平先生下面站着的就是“三一八”惨案中间牺牲了的刘和珍女士。鲁迅为她写了《淡淡的血痕中》。

（一九五〇年作）

京尘琐录

小 引

在北京闲居一月。说闲实在也不能算闲，只有那么一种感觉，又熟悉，又陌生。想看这个，想看那个，结果是并不曾看了多少。

回沪以后想写点文章，可是很为难。大题目没有多少，写得好更不容易，可是小东西还有不少，而且也未必是完全无意义的，“不贤识小”，也还是值得记录一下的。

这里零碎出现的就是一些这样的小事。

团 城

北平又改成了北京。京就是京城，是一国最高政府的所在地，当然“衙门”是少不了的，“衙门”这称呼太旧了，现在叫机关。北京的那么些机关，都安置在一些旧有的建筑物里。人民政府没有拿人民的小米盖过什么新而伟大的衙门。像外交部就在外交大楼，北京市政府在北洋